



古爾達德著

黑水江



黑 水 江

法國·古爾達德著

顏 保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黑 水 江

古爾達德 著
顏 保 譯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四 號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 (189) 字數: 128 千

開本 31 $\frac{1}{2}$ ×43 $\frac{1}{2}$ 1/32 印張 7 $\frac{3}{16}$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30001—17500

定價(6)3.65元

徒勞的戰爭，因為擁護生命的人多到數不清，

他們決不讓生命化為血和灰燼。

——保爾·艾呂雅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初旬，法國軍隊在東京區黑水江流域建造了許多鋼骨水泥的據點，作為保衛河內的防禦綫，明開據點便是其中之一。這時，拉里埃爾中尉，正把胳膊靠着磚砌欄杆站在明開據點的瞭望台的坪地上。一棵大榕樹的茂密枝葉，幾乎整個兒遮住了據點的這一部分。這棵已有了數百年生命的大樹，給這裏帶來了一種法國南部某些小城市內廣場上的地方風味。拉里埃爾也知道，在過去，當法國外籍僱傭兵團未將明開據點建築起來的時候，這棵樹原是農民們的一種瞭望台；不過他們所瞭望的是野豬和麕鹿罷了。中尉常常單獨地或者偕同副官哈佛羅一道在這樹下用午餐。這時他閉起眼睛，想像着自己身在巴黎某條街道上的情景。他耐心地而且細心地運用着想像力，於是在腦海中彷彿銀幕上映出彩色影片一樣，漸漸地浮現出一幅自己的幸福的形象。

今天他決定將自己要想像的這一幕安排在一個春天的傍晚。想像這時他是在巴黎戲院區，時間是下午六點，他在那裏等候着李利安娜。在那種時候她總是說：『我是從這裏經過……』他也總是這樣想：『她若只是從這裏經過……，那倒也好……少些麻煩。』

由於她不在自己身邊，不能得知她正在幹些什麼，因而產生出來的折磨和焦慮，他是樂於忍受的；但今天晚上，既是隨便空想，就想像一下她會留下，不離開自己，也沒有什麼多大麻煩。

而且最妙的是他想像她還稱他爲『我的愛』，還對他說：『我的愛，我給你帶來一個意外的消息，我今天騰出工夫來了。』

她就這樣來了，並講出了她所應該講的話：『我的愛，我今天騰出工夫是完全爲你呀！』於是他沉醉在幸福裏了，他說：『我們一起去吃飯好嗎？』那麼一定需要選擇一個餐館了。可是只爲這一件事就使他花費了十分鐘的思索，他從巴黎的這一端想到另一端，最後却只有承認自己想像力的不夠，或對巴黎的認識不足，勉強提出蒙巴那斯。『你願意我們到蒙巴那斯一帶去吃飯嗎？』這樣又使他花費了十分鐘的時間來想像他們倆彼此拉着的手和她的春裝上散出的芬芳。

『中尉，』默罕墨說：『你還是在坪地上吃飯嗎？』

『當然，可是今天是兩個人，還有少校和我一同吃。你什麼時候準備好就什麼時候去請他來。』

布佛勒少校是今天下午和聯絡隊一道由河內來的。因爲法國議會視察團要來視察和

平一帶——該城十一月十四日淪陷，最近克服——所以少校先來佈置一下。現在大家的情緒正十分興奮。拉里埃爾剛收到了幾份已經過時一個月的費加羅報，報上報導說：情況從來沒有像目前這樣好，看來一切只是時間問題了。那位記者是會坐着四引擎的飛機飛過越盟區域的，他並沒有看到任何越南軍隊的踪影。這些越南軍隊或者是烟消雲散了，或者是投進越來越壯大的保大軍隊裏了。拉里埃爾得到通知，說視察團團長是『法蘭西聯邦顧問——波瑪蒂埃爾』。他很可能是社會黨或社會黨一類的什麼黨吧……拉里埃爾也很容易就想像到自己將聽到的這些話：『輿論……堅決地……法越友好……幫助越南人民選擇自己的命運……』和那句應酬話：『呀！你們在這裏很好呀……』然後他想，或者他不會這樣說……但也許他會這樣說。以他那樣的一個名字，他可能是喜歡詭辯的人，也可能是什麼都明白的那一類型的人物，他會說：『老朋友，這一切……我們倆說句私話……不是事情已經開始了嗎……我們沒有選擇，只有幹到底……』

『默罕墨！』

『中尉叫我？』

『明天你給我們做事要特別小心。因為有一位文職專員從河內來。』

那一輪紅日，只幾秒鐘的工夫，就在滿是樹叢和塊糖似的山峯後面消失了。山脚下

那片小平原上，像鏡面般映着光的水稻田，也突然暗淡下去了，好像在戲院中，燈光一熄滅，那些輝煌的金漆便立刻失去了光彩一樣。不過隨後並沒有像歐洲的黃昏時候的那種寂靜。一隻蟬開始叫起來，牠單獨地叫着，好像是發出信號，也好像只有牠才知道此後應該做的是什麼。隨即，另外一隻蟬響應起來，於是一百隻，一千隻同時叫起來。一會，蛤蟆也叫了起來，好像是奏樂台上突然出現了一羣發瘋的音樂家一樣。這簡直是一種毫無章法的、熱狂的嘈雜聲響；一種由噤嘈的小鼓、鑼鈸、亂拉的琴絃等鬧音所組成的怪異的合奏。小鳥棲息在還有金黃色陽光照着的熱帶樹上，不時發出牠那諷刺般的叫聲，牡鹿在森林深處也不斷呦呦地叫。最後就只是被那千千萬萬螢火虫的青光照耀着的一片夜幕了。拉里埃爾又回憶起在馬諾雅克的一個夏天傍晚，他獨自默默坐在那異常寂靜的環境裏，傾聽着澆水機在這所城堡的花壇和草坪上噴水時發出的沙沙的聲音。有時熱帶地區的異常豐富的自然產物使他感到窒息，覺得在這裏一切都多得過量：水太多、空氣太多、陽光也太多、甚至陰影都太多了。就像有人把元素儲藏庫的閘門打開，讓各種元素自由放射一樣。現在，生命正在起化合作用，正在玻璃試驗管中釀成形形色色的怪物，同時空間充滿着離奇古怪的東西。人在這裏是孤單的、微弱的、受壓迫的，幾乎不能自由行動的。拉里埃爾對這一切並沒有清晰地感到，僅僅有一種身體方面窒息的感

覺，彷彿受了一叢黏性葛藤糾纏着一樣。

『僻東西……』

他在手上打死了一隻蚊虫。這時正是在鞋裏會遇到蛤蟆，錶帶幾個鐘頭就生綠銹的季節。默罕墨已將煤油燈拿來，並且擺上餐具了。『我們本來應該在指揮所裏面用餐才是。』拉里埃爾心裏想着，他覺得潮氣蒸上來，甚至侵進了他的衣服，混入黏身的臭汗中。他舉手摸摸自己的臉，又撫弄着他那漆黑濃密的鬍子。因而他又想到自己是否已經見老了些。過去曾經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他一直都能够保持住他那副大胆的小孩般的面龐，保持住一種端正的舉止；這種舉止，一方面是聖希爾軍校的作風，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對於一切都有條不紊的社會，有一種正確的認識。同時他也還保持住他從佛里勒斯農場做完軍事演習後歌唱着走回來的那種神情。在軍事演習中，這農場是要十次被佔領和十次收復的。現在他是有些改變了，但是還不太厲害。他的面孔仍然很年輕，只是增添些生活的烙印，更富有人情世故的經驗罷了。他那一雙有些兒冷漠的藍眼睛，有點兒凹下去，眼角上也顯出了幾條皺紋。他的朋友們常常跟他開玩笑，說他有點兒像傳教士。他却認為這是一句稱讚的話。只有一點使他自已覺得不滿意的——這點他是知道的——就是他那彷彿有些辛酸又彷彿有些諷刺，時時使他嘴唇的兩角歪斜的微笑。可

是，微笑不會留得很久。大體上他的身體仍然和過去一樣。他感到自己的力氣仍然很強壯，需要走路；需要毫無目的地使用自己的力量；需要用力敲打什麼東西和不時地亂嚷一番。他剛剛三十三歲，像這樣將儲藏的生命和力量取出來使用，也只是最近三年來的事，是在他到印度支那以後才如此的。在這以前的一段時期，那實在算不得什麼。拉里埃爾並沒有來得及參加一九四〇年的戰爭。那年的五月間，他從聖希爾軍校曾被調到法國中部的一個後備兵營，可是法國失敗得太快了，以致他在許多個月以後，才明瞭事情的經過是怎樣。

他知道他也沒有參加過地下抗德軍，但是他却不敢承認，他只是聊以自慰地說什麼當時他除了等待以外，實在沒有別的辦法等等。好在後來亞爾薩斯的戰役總算替他減輕了不少這種內疚。每當他回憶起一九四四——四五年冬的事情來，他便感到十足的快慰，因為當時一切都正如他所想像的那樣發生，那樣經過了：這真是一場值得興奮而危險的，但絲毫不是出於偶然的戰鬥。那完全是一次勝利的追擊。那時他曾和德·拉得勒爾在參謀部裏工作了整整三個月，他對他簡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所以當他聽說德·拉得勒爾到達印度支那的時候，有幾個禮拜的工夫，他曾以為亞爾薩斯式戰役又要開始了。他想像着他的那位正在河內的『老闆』的情況，他彷彿看見他站在牆上掛着的地圖面

前，稍稍往後退一步，微微地歪着頭，好像正在設計一幅繪畫似的，用他那睜着的眼睛，全面地觀看着那尚未交手的一場戰鬥。這場戰鬥將會按照他的預想發生，他會將敵人箝制在他那正在大張着的一隻手裏，用大拇指來將敵人殲滅。像外科醫師一般，能正確地敲擊着致命的部分。真的，德·拉得勒爾實在具有外科醫師般的手法，他說：『要把他們從這個地方趕出去！』意思也就是說：『應該在這裏下手割斷他們。』很多人，其中有些還是德·拉得勒爾最接近的同事，常常責備他，說他對人太不重視，不了解自己這種外科手術是需要付出多少鮮血。拉里埃爾却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彷彿還記得有兩三次曾經看到這樣的情況：『老闆』在聽到他認識的年輕軍官死去的時候，低着頭，靜默誌哀幾分鐘，緊緊地咬着牙關，使得嘴角下陷成兩個渦，然後突然又抬起頭來說：『先生們，幹吧！』這句話裏實在含有一種真正的偉大的意義。

『中尉，』默罕墨說：『少校已經來了。』

拉里埃爾曾在河內中央飯店的大廳裏（那裏也可以說就是他的指揮所），碰到過布勒少校兩三次，因此模模糊糊地認識他。

少校看起來是一個很和氣很隨便的人。他這種自然的和婉態度，使得他成爲一個與巴黎政界人士聯絡的專家。人們常常說：『布勒有辦法處理這事。』而結果布勒也

真是有辦法處理一切。拉里埃爾中尉很討厭這類人，原因是除了布佛勒所扮演的角色使得拉里埃爾感到討厭以外，可能還參雜一些貴族階級的自尊心在裏面，或者他自己心中以爲是如此。他還記得在馬諾雅克，當他還小的時候，母親就禁止他和布佛勒在一起玩，現在布佛勒的袖口雖然多了兩條金邊，但仍然無法將這種情況改變過來。正如他才雖然很禮貌地接待了他，但却不表示出任何一點熱忱，雖然他知道得到一個人到這點來看望，往往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當他聽到少校說：『老朋友好嗎？』的時候，自己心裏就想：『這是個很好的開端……』

『少校，希望你不要見怪，我很知道我們在明開據點的這頓晚餐過於簡陋，因爲它比不上河內的盛大宴會……』

布佛勒的嘴角露出微笑，使一切都沒有問題了。

『我相信一定是極好的。並且你也知道……河內的那些盛大宴會……不管人們是怎樣地講，那裏總還是在戰爭狀態中呀。總起來看，這種狀態並不是十分古怪的。實際，還是你們的運氣不壞……』

『少校，人家也常常對我們這樣講呢。』

拉里埃爾心裏想：除了談談百貨店和河內生活等小事之外，布佛勒是否還會談到其

他的問題呢？因為只有這些才常常是他說話的內容。對戰爭和越南問題，就壓根兒未見他提到過。當他們到餐桌前坐下時，布佛勒就開始喋喋不休地讚美擺在桌上的食物和葡萄酒。

「朋友，這你很明白！在巴黎簡直就無法找到這樣好的布哥納酒……我們的代表專員見了這情形也會大吃一驚的，這就是我們首先的勝利了……」

「我想他們會把最好的東西送給我們，是嗎？」拉里埃爾說。

布佛勒撇了撇嘴：「一般說來，是對的，不過你要知道……總有些傢伙要在裏面撈到油水呀。」

「請原諒，少校，當你說首先勝利了的時候……我承認我實在是不大了解……從哪一方面看是勝利了呢？……總之……」

布佛勒表示出很嚴肅的態度，好像一個專家一般。

「朋友，你和我，我們對這些傢伙當然是可以有我們的看法，但他們也有他們的打算。事情就是這樣。一會就要到這裏的這個傢伙不就是正當……正當一個很重要的時候到來的嗎？這是很顯然的，大家都都很了解這一點。比如和平城事件吧，那是一個轉折點，對嗎？你看，起先是德·拉得勒爾到來，然後就有和平城事件……其間發生了一些

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不是嗎？」

『不錯，』拉里埃爾說：『不錯。但我却看不出這個傢伙和……』

中尉的天真使得布佛勒高興。他覺得可以乘這個機會將報紙上幾篇文章的內容引用出來。他身上感到一種逍遙自在的舒適。他大談亞洲問題，國際形勢，……國際形勢像是人家搬出來遊行的達拉斯克木偶一樣，好像只有他這樣的人才可以和它接近而不致發生災禍似的。●他從華盛頓談到巴黎，從巴黎談到新嘉坡，簡直好像將議會走廊上的悄悄私語和河內中央飯店餐廳管事——專事偷聽別人在桌上講話的人——的秘密談話聲都混在一起了。拉里埃爾只是無精打采地聽着。心裏却暗暗地高興，因為布佛勒那像潮水一般湧出來的談話，倒給他省去了回答的麻煩。他的視線跟着那些繚亂地飛翔着的螢火虫轉來轉去，這些螢火虫有時就成羣地消失在濃厚的黑暗中。在這個他和布佛勒認為用通告形式即可以弄明白的神出鬼沒的敵人之間，現在已經不再存在什麼問題了。在對面一共有多少敵人？都在什麼地方？這一切就像茫茫然的一片黑夜一般，不可知曉。這據點真好像建立在一個孤島上，它和陸地偶爾的聯系只有依靠來去無定的聯絡運輸隊。它又好像漂蕩在大海中間的船，時時都耽心着，恐怕要撞上海底的巨大暗礁尖頂而沉沒。

『你應該知道，』布佛勒說：『最重要的一點意思，就是要政治的觀點高出於軍事

的觀點。我們不應該只顧到地面上獲得的勝利，我們還要注意籠絡人心。你看「老闆」一來，馬上就了解到這一點，其實這也並不是什麼很新鮮的東西……李奧蒂過去就這樣……不是嗎？」

「這點很明顯，」拉里埃爾說：「這點很明顯。可是正是這一點使我感覺得非常不痛快，就是在這裏人們常常忽略了這一點。你知道，我們也應該設身處地，替那些家屋村落全被掃蕩光的傢伙想一想才行……你可以隨意向他們作任何的演說……請你注意，我並不是那麼容易動感情的人，不過總應該曉得我們自己所做的事……如果要用棍棒，那就用棍棒，不過也應該先商量，先獲得諒解……」

「當然這是很明白的了。你收到貝佛羅的訓令沒有呢？」

「我可以將其中的每一個字朗誦出來，」拉里埃爾說：「這其實並不是由於我的記憶力強，只是由於這裏可以作消遣的機會實在太少了。這一點你是知道的……」

說着，他將手指翹起，朗誦起來：「一個軍人，不論他的階級、出身和所受的教育

●按達拉斯克，係傳說中一種吃人的野獸。法國南部居民將野獸形象，刻爲木偶，每年抬出遊行。有的迷信者認爲遇見這樣的木偶，也會發生災禍。

是怎樣，都應該牢牢記住，他們到越南來是具有有一種無限崇高的性質。他們是反對集權主義壓迫的個人自由和集體自由的保衛者……」

「這話是很對的，」布佛勒說：「這話是很對的……」

拉里埃爾將手舉到嘴邊，好像要把嘴角現出的微笑擋住似的；因為那是彷彿帶點辛酸的，使人看出他的臉孔有些改變的微笑。但是那微笑終於露出來，他不能有一點辦法。

「這是完全對的。不過，爲什麼還會有像魯斯丁那樣的人呢？你知道他就在我們這陣地嗎？你可以將貝佛羅的通告，拿到魯斯丁曾經到過的村莊去唸一下試試看……」

「老朋友，」布佛勒說：「你和我到這裏來，都不是爲講道德呀，如果有像魯斯丁這樣的人，那就是因爲需要像他這樣的人。到某一天，人們便絕不會再想到這事了，你知道，人們是健忘的……」

「這些越南人並不健忘，」拉里埃爾說：「當然，他們不說什麼，可是他們却永遠都忘不了，我從他們的眼睛裏看出這一切……」

「人們也未免誇張得過分一點……」

「對的，同時也不對。你知道，我曾經親眼看到那些事情，而且也不僅我一個人。你可以再次地注意到，我並不是那麼容易動感情的人。實在是我們應該有一種了解，當

然，這些我們不會拿給那……叫做什麼波瓦埃爾的人看的，是嗎？……」

「不，你弄錯了，他的名字叫波瑪蒂埃爾……」

布佛勒有點忍耐不住了：「這個小牧師會把一切都搞糟的。」他想。

「喂，老朋友，我覺得你應該活動活動了。我承認這裏的事不是好玩的，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

說完，他便將話頭轉到另外一個方向去了，大談起戰術戰略的問題來。他說德·拉得勒爾解散了小的機動部隊來組織強大兵團是錯誤的。

「你知道，這對「老闆」來說，實在是一個弱點——他有時看得太過高遠了，很多有經驗的人都對他這樣說過。後來他也覺得他不能同時堅守各個據點和使用強大兵團了。他很快地就了解到，所以他又恢復了小型機動部隊的組織。」

「他實在是一個不錯的人物，」拉里埃爾說：「好像在聖希爾軍校，人們不管對什麼事物，只要認為是好的總用這樣一句話：「真行！」」

布佛勒談到河內參謀部的意見時，中尉很感興趣。他又重新回到他所熟悉的事物上來了。他想，不論怎樣，這樣的一個晚上，過得還算有意思。布佛勒又開始向他解釋掃蕩三角洲地帶的「希特龍」戰役的意義。